

## 編者的話

### ● 潘靜慧

當施社長問我願不願意來綠杏時，我真是嚇呆了，「綠杏」是本學術性的刊物，而我只不過是個新鮮人，怎麼能「高攀」的上呢？由於在北醫人報做過數期的校稿，因此直覺社長該不會想利用低年級的廉價勞工一來個校稿編輯，大概社長也看穿我的疑慮，忙加解釋，此次是要我們低年級的做美編，而高年級的學長做校對工

作，因此我就毫不考慮的答應了。

從此每天五點下課後便到刊物室上班，只是這家老板從不規定下班時間，也不要求打卡，喔！先別以為如此就可來去自如，問題正出在此呢！總編大人明知道大伙都不好意思沒做完當天的工作便返府，因此遇到打字行將堆了二、三天的字「竟」打來的時候，都得無條件的加夜班，更可惡的是，對於廢寢忘食、任勞任怨的編

輯，連個蚊子都敢來欺負。

編了月餘的綠杏，覺得還蠻輕鬆的，因為總編對於我們的美編若有建議時，都會先詢問我們的意見，不讓我們對美編失去信心，誠如總編說的美編本來就是一件很 easy 的事，何必把它說得有多難。由於這次編輯同仁大都是低年級，常能來去自如，苦中作樂，否則在枯燥又煩瑣的編輯堆裏呆上幾天，就可能有人飛越杜鵑窩了。

拉雜的說了些沒頭沒腦的話，為了湊個篇幅，是嗎？最後，（這可是我誠心誠意的）願向社長、總編、副總編以及許多位編輯致謝，謝謝你們多日來的「照顧」，雖然現在我覺得好……累……嘞……，但是還是覺得滿載而歸。

## 編輯的話

### ● 胡兆仁

說來也很慚愧，一向出席率不高的我，就在楊老總說寫編輯的話那天到了，我是不喜歡失敗的，有這種可以隨便寫寫又不會被退稿的機會，豈可不好好把握。

能在綠杏當編輯，是我最初進刊物室所沒料到的。本來是聽說常可免費吃喝一頓，才進來幫忙的。不錯，每天只要整理校友的名單，抄些校友

的地址，客飯、汽水便送進我的肚皮。後來，編研會開班，綠杏撥款補助我們費用，我對這種免費的事向來是來者不拒的，便義不容辭的參加了。在編研會中聽了衆前輩的自盡課後，也確實多懂了不少。之後，我因自己瑣事太多，並不想繼續加入，但正逢綠杏開始編輯工作，我以前也答應過說要幫忙的，便抱姑且一試之心情，參加了編輯的行列。

在綠杏當編輯是很輕鬆的，小問題用肚臍想，大問題留給總編或副總編去想，一定萬事OK，我覺得當編輯比較困難的地方就是如何將一篇文章排得漂亮，又剛好排到最後，這是要用大腦去想，去算的，排好後，總會有一丁點兒快感的。校對在綠杏每個人必修的，工作者必須很用心，尤其是一校最麻煩，滿篇滿篇的錯字，找到錯字是很有快感的，特別是別人沒找到的。

一個月來，看著那麼多的稿件陸續完成了，心中頗有充實的感覺，雖然大部份不是我編的。最後要感謝總編楊憲宏和副總編陳世豪對我熱心的指導，他們都是好人，也謝謝其他編輯分擔我的工作。要送廠出版了，趁老總還有空，再聽他彈次吉他吧！

## 編輯的話

## 編輯的話

### ● 廖大綱

以一個小小的一年級來擔任綠杏的編輯工作，惶恐之外，一份責任感應是趨使我每天下課後去刊物室端凝溜縫的主要因素。面對著綠杏過去輝煌的歷史和傳統，「承先啓後，再造中興」不僅是我個人矢志所欲達成的目標，同時也是所有綠杏工作人員的共同體認。理想雖然遙遠，但是我相信我們已在起步之中。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刊物室雖小、雖亂、然而却是北醫文化的重心所在。不僅因為它是由心血付諸結晶的實驗室，更是由於學長與學弟妹們之間的那股親愛精誠，和諧融洽的精神奠定了它在北醫發展歷程上所扮演的角色。回顧一年來的新鮮人生活，這段每晚在刊物室餓肚子到九、十點鐘的日子應該是最值得

懷念的時光。當年華老去，青春不再，這本厚達兩百餘頁而卻沒有一篇我看得懂的綠杏，應該就是一頁最珍貴的回憶吧！

最後，仍然要感謝施社長、楊總編以及陳、黃兩位副總編所給我的指導，不論是在編輯技巧，讀書經驗還是在待人處世的道理上，他們都使我感受到了學長制度的可貴。但願綠杏三十期是北醫刊物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 ●逸 杏

今天，我要給刊物界新血的忠告是，編刊物可不是隨便的，是有胆量的。一旦走入刊物室破門後，便注定爾後要常穿梭。

每位參與編輯的同仁，在一番長期的廝殺與熬夜後，隨之而來的總是「倦怠感」。教科書上蒙了一層灰、三天洗兩次澡，約會時間老讓對方坐長程飛機……不值得！不值得！於是在 negative feedback 的反響下，大夥都嘔吐：夠了，下次不幹了。結果，下次又在下屆總編的力邀下，「我不好意思拒絕」，又被「拖下水」了！

除非臉皮夠厚，有胆拒絕，否則將是「噩夢連連」！

唉，壞就壞在我是細皮嫩臉的那款人！

好的美編，所面臨的最大考驗，就像面對一位18 18 18的女人，而奉命改造她成為「拉扣兒為吃」的架式。為了要使她所到之處，令一百個男人聞風驚倒（不是嚇昏），於是你在

中國楊貴妃第一次戴的那玩意兒裏，塞入半斤消毒棉花，讓她有「美麗連夢都露」的「福壽」。你回家刀剖沙發墊，取出特大海棉權充她的「玻璃」，讓她擁有「必齊巴肚」的豐臀，騙男人以為她是很會生育的那一種。然後，你還拆了家裏的豬鬃掃把，讓她的睫毛在一尺外就觸到你。最後，你不能讓她裹著「戴安芬」亮相，還要裁製一套「仙得你拉」式的禮服，給她披掛。於焉大功告成，讓她不但見得了人，還要迷死一大堆。

當然，這種最大考驗，歷年來還未看過（他校倒是常見）。因為，北醫刊物界的一向傳統與水平，起碼都

有「輪非雅·羅蘭」的 class，所以美編都是「比較輕鬆」的。

參與幾次編輯實務，我一直想急流勇退，只作策劃、製作與作者的工作，因為「填義乳、充義臀」原非我的專長，我比較喜歡被人打扮得漂漂亮亮得簇擁而出。但是總編往往明察秋毫，而不見薪輿，只看到我其他的好處，所以我還是編者，不是作者。就這麼說，一顆待發掘的「鑽石」(?)

作完這一期，我真的倦了（刊物老精一定罵我怎麼倦得如此快），以後我想隱到幕後，讓別人替我營養不良的軀體添製華服（希望以後的老總有「慧眼」）。我有這種想法，一定是開始聰明了。不過，我不希望北醫人個個如此聰明，否則以後的社長就是磕頭如搗蒜，也請不到半個老總。

這些年來接觸了不少總編，有前倨後恭型的，有官僚十足型的，有拖泥帶水型的，有虎頭蛇尾型的……不一而足，其共通性為自負十分，對前期批評有加，總認為自賣的瓜最甜。以前我很看不慣這種作風，後來我漸漸原諒他們，因為就是有如此觀念上之差異，才不會期期因襲，才會各具特色。

諸位總編的優、缺點，我在心裏記了一大筆帳，好壞看多了，若果那天慨然出馬，相信可以「集衆家之長」並「祛衆家之短」。可惜，我太聰明了，所以北醫出不了這樣的一位總編。

北醫人對刊物編輯之熱衷與踏實的態度，為他校所望之披靡，這是令我們引以為傲與責以為任的。薪火要傳，「傻瓜」須多！

我一直認為，做許多事熱忱第一，能力倒在其次。所以這次總幹事競選，如果不是怕成廢票，我理應二人都圈選，嘉獎他們的熱呼勁與服務精神。聰明的人實在愈來愈多了，敢出來，就該喝采，就該喊聲要得。刊物界亦然。

無論如何，我希望來日的美編有幸替我縫製新衣時，能保有今日我們替他人設計服裝的那種求好心情，因為，我可不希望穿一件「國王的新衣」什麼的！

## 由理想到現實 ● 由理論到實踐

### ● 陳世豪

雖然這祇是一塊小小的園地。我也祇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北醫人，做的更是單調的校對，排字、貼錯字、拉線的雜事，花去大把的精神與時光，但自我主觀的執著與信念，使我有更大的自信去追尋更多的實踐。

記得一年前，我曾這樣地寫著：

“讀書人最大的悲哀便是一——當他對事情不滿意的時候，他祇知道一味地說，却沒有勇氣去接受宇宙富於變化的挑戰，

然後修齊治平，去改善四周環境，發展平日的抱負與理想。”

「綠杏」有著優越的傳統與作風，也是校友，在校師生最佳的聯繫工具，或許時日已久，“牠”已老大，需要更多的突破與灌輸，來維繫多年來的光榮聲譽。如今這已不單單是一本雜誌（Journal）而已，且已蔚為北醫一家人的團結精神，應該不是任何其他事物可以取代的。最緊要者，乃是如何使“牠”更加茁壯發達，這應該是手持「綠杏」的北醫人共同的責任所在。

一個多月的辛苦，我會懷念的。一個多月來的啟示與心得，我會珍惜的。雖然為此，我喪失了一些K書的時機，也有若干的微諷與論足涉身，但我祇不過再次地驗證自己的能力經驗，其餘的似乎不必談及太多，何時何地又有全然順利的強者？

期末近了，我也要結束這工作，何時紅花綠葉再現，仍是一個未定數字，我希望有更多的新力軍加入這行列，有更多的目光投注到這本刊物來。「綠杏」的成功是北醫人的榮耀，北醫人的成功是「綠杏」的最大心願。

## ●于飛

每當從刊物室拖著一身的疲累，走在百米道上時，月光柔和，涼風輕拂，不由得長吐一口氣，讓涼風吹走那一身的疲累，讓我帶一點點屬於成就感的喜悅，回家去和那厚厚的線裝書繼續戰鬥吧！

有人說：「如果你想整一個人，不妨勸他去辦一份刊物。」於是，刊物界中被拖下水的人似乎特別多，而我呢？應該算是「自投羅網」吧！也說不出為什麼，對「綠杏」，就有那麼一份特殊的情，初到北醫時，那小小的校區，小小的圖書館，總覺得讓人的心胸怎樣也開闊、深沈不起來，面對著未來三年的大學生涯，真不知該有怎樣的期許？幸好，世間事總不至於到完全令人絕望的地步，當我接到第一本「綠杏」，第一抹綠意便進入了我心深處。

## ●鄭志中

編輯？如這就是所謂的編輯，那打雜的應做些什麼呢？但你無權抱怨，誰叫你當初耳根軟，聽信謠言，如今是自作自受。

打從一腳踩上賊船後，再也沒有好日子過。起初如「幸蒙寵召」則惶「恐」的前往受旨，後來則無時不在動腦筋逃避現實；每次經過刊物室時都必須先看一下虛實！然後或快速通過，或回頭就跑；然而你似乎早已被「她」所咀咒，再正當的理由都無法抹去那份罪惡感，就好像對一位純潔的少女失約一般。

刊物室是個充滿人味的地方，在這裏你可以看到和筆名似乎扯不上關係的作者，聽到新詩裏所沒有的口頭語，感覺到學長們言語中隱「約」所透露出來的才情和自許。在和這些可敬又可愛的學長們相處的日子裏，楊

很奇怪，不是嗎？或者僅僅是因為那迷人的兩個字——「綠杏」，我就如此這般，傻傻地踏上了這條「賊船」，只是，直到如今，雖是滿身疲累，雖然期末考的書已堆積如山，雖然偶爾也得日夜趕工，但我仍不後悔這「任性」的抉擇，畢竟，這是一艘滿載著「奇珍異寶」的賊船呀！

沒有理想，沒有熱情的日子，我不知該如何稱它為「人生」？沒有感情，沒有回響的人，我也不知該如何稱他（她）為「年輕人」？也許是我太不甘寂寞吧？總不願冷冷地去看那些擦身而過的陌路人，也不願被視做冷冷的陌路人，北醫就是這麼小啊？！只是，摸慣了屍體的醫學生啊！奈何？一知道嗎？溜到刊物室，竟成了我最驕傲的勝利呢！別看這又髒又亂的小小刊物室，可知它裝盛了多少我們的歡笑與溫馨？每天下了課，就泡在刊物室裏，和剪刀、膠水、方塊字、豆芽菜展開大混戰，尤其當要貼訂正的錯字時，那一個個剪好的方塊字，

只要那麼輕輕的「巧笑倩兮」一下，就夠你「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忙上半天了——這些或許枯燥無聊，不過別忘了，咱們這一羣可是頗講究生活情趣的哦！沒有色彩，自己來，紅黃綠藍靛紫，好一道彩虹，不是嗎？從編輯、文學到藝術、哲學、人生，無所不談，而且，編輯的人，確實似乎都蠻不錯的，各有各的一套，類似各路英雄雲集，百家爭鳴，精彩之至。

好了，咱們言歸正傳，「綠杏」是一本頗具代表性的刊物，它的榮耀就是身為北醫人的你我的榮譽，它的成長、壯大，需要你我以理想和熱情來灌溉，但願下一期的編輯工作開始時，可以聽到有人呼朋引伴的說：「！編綠杏去！」哈！那時，我們的刊物室可就更熱鬧了。

總編是第一個我要感謝的人。他不但毫無架子，親切的教導我們各種有關編輯的知識及技巧，更重要的是他對於我們的信任。以「綠杏」這種高水準刊物竟敢聽任一些小毛頭去瞎搞不能不說是相當冒險，然這和使我們無形中在心裏所建立的一種無名的自信比較起來又算得了什麼呢！其他的學長也不時伸出熱熱的雙手扶持我們，而他們橫溢四處的才華更開拓了我為淺薄及無知所蒙蔽的眼界。

由於自己的疏懶及笨拙，以致無法自學長身上學到應該學會的東西，但和自己對於「綠杏」的微薄貢獻比較起來，我應該是佔便宜的一方。

## ●楊憲宏

真熱，刊物室。這是大家一致贊同的困難，也是使綠杏後半段的工作進行緩慢的一大因素。雖然是個不起眼的因素却成了最大的苦惱這是始料未及的。編輯室裝個冷氣該是不太

過份。雖說如此，對於綠杏遲遲未出，我還是該負最大部份的責任，在此向各位綠杏的朋友致歉，也兼向使這本綠杏能茁壯而至出刊的朋友告謝。

## ●綠杏的醫學人文

這是在三十期構想中佔極大份量的一部份。也是我對醫學生的能力與實際方面，最覺得有餘力發揮的一邊，過去我們有蔡仁堅、陳勝崑，他們在這方面的獨特探討，我最希望的還是這種一脈相傳的事業能後繼有人，願意在醫學人文、醫學史方面下功夫的文章，綠杏是絕對願意為他們刊登，而且我們不怕文章長。希望低年級對這方面有興趣的同學可早日開始資料的收集，然後加上自己創見、推理成就一些好的醫學的文的文章。

這一方面可訓練寫文章的人的組織能力，一方面也可以使醫學在往下紮根上更上一層樓。

## ●醫原性疾病專欄的目的

綠杏在過去以「醫學與倫理」的專題寫過許多比較屬說服、說教性的醫德文章。這方面是正確的，但如何再繼續對這「醫德」作探討呢？我個人的意見覺得「醫原性」方面的探求，不失為一良策，所謂「醫原性」(iatrogenic)意思乃是指「醫生不良醫療行為所造成的」。這固然是自掌嘴巴的作法，但我們却必須抓緊此一自清的機會。在醫德喧嘩聲中奮力擲出一張王牌，以積極的態度「醫德」作實際勇氣的實踐。

計劃中想做的有：牙科、耳鼻喉科、眼科、一般外科、內科等。三十期本想首先推出牙科，但由於附設醫院牙科，多事性德，未克竟功。感謝和平醫院的張昭明及陳永權醫師在此時，及時雨「給了一篇：耳鼻喉科醫原性疾病」。我常想，英雄所見略同，實在是千古不移的道理，綠杏三十期籌畫之初此議已定，想來張、陳兩大醫師在那時也正很有「默契」地構想此文，而剛好逢個正著，真是無巧不成書，良有以也！這是一段小插曲，令人愉快，令人慰藉。再次感謝張昭明教授與陳永權醫師的靈犀相通。

## ●向醫學界元老致敬的杏林特寫

三十期我們首先向法醫界的元老——葉昭渠教授及台灣公共衛生學的先驅者——王耀東教授致最大敬意。

綠杏此一專欄的目的，乃在為保存醫學界的人文、歷史上作的另一方面的努力。

今天法醫學、公共衛生學，此兩門便醫學與社會息息相關的科目正在被冷落著，由葉、王兩位老師的特寫上，我們看到曾經慘淡的一面，筆路藍縷的過去煙景，也許，醫學生是該有人鼓起勇氣，為這兩門科學繼起衣鉢的。

更深入性的探討，綠杏會擇以適當時機剖析。同時在杏林人文誌上多作特寫性的文章讓後生小輩能沾染一下元老、先驅者之風采。

## ●集中專題性學術稿件的構想

這是一個最大膽的嘗試，我想會有許多人反對。不過，在想到這點的同时，我也想到會有許多人向我們喝采。這是想打破凝滯不前的一項刺激。集中專題性學術稿，在學生自行製作上是犯上不少麻煩，今天我們所以大膽推出，「血液學集中專題稿」是因在學術風氣聲中，我們想嘗試由學生自己去歸統文獻的工作，不管它可否作為學術獨立的先遣、起步的引子，我們願意說，我們確實有這個理想。

感謝林守田老師、賴建安老師、王正怡老師在多方面的指導與支持。

這是一個起步，您的喝采將令我們振奮，您的批評、苛責，是我們導向的明燈，對此專欄我期望地如此。

## ●一個具衝擊、動感的雜誌

我常想，一個雜誌最可怕的莫過於「守成」，莫過於人言亦言。可惜，我們，我，一直都在這種魔咒似的圈中打混，這是我自己一直十分痛恨自己的一事，綠杏今天掌在我手中，我仍然不能將它的衝擊性、動感表達出來，是我最感難過的一事。

衝擊性是什麼呢？就是一種直指人心，暢言正義，聲討不仁，尖端論述、言評論衡的氣質、氣度。綠杏缺乏，構想有，但做不到。動感呢？絕對不是風景畫似的東訪西問，拼湊性的文章而是能帶動讀者的思維，感動讀者潛在的同情，激起人類共同意識的仁愛思想及昇華一種感情而表達於

文章之內的，這綠杏也同樣地缺乏，理想如此，手高眼低，夠不到。

這種做不到、夠不到，便是直到今天我還是很痛恨自己的理由。小小一個攝氏 30°C 便弄得心浮氣燥，理想盡棄，你說我能不痛恨嗎？

## ●綠杏，妳是個百感交集的負擔

綠杏在十幾期之後由幾位學長的帶領下，即步上大專刊物編印的先鋒地位，綠杏的成就成了各刊物學習的指南。這一直是令北醫人覺得驕傲的事。但究竟我們是業餘的（雖然不是外行），以學生刊物而言，我敢說我們已做得夠好了，為了維持這種好，為了使它更加地好，綠杏在多方面的責求下，已成了一個負擔，有人甚至開始不計較它內容方面的實質而開始計較它應該歷久不衰地在大專刊物的比賽裡永為第一。比賽在編此刊物的人而言是不重要的，但却是最困擾編輯者的一項原因，所有的責求指向綠杏必須得第一，但有時候較好的嘗試却未必可得第一。編輯者便必須在這二種情況下抉擇。以我的看法把持刊物本身的風格才是最重要的，其它都是可等閒視之。

自從二期前綠杏得第三之後，問鼎綠杏的人便不再如過江之鯽了，甚至到了三十期，我們曾很努力去找下期的負責人，但至今無下文，這是綠杏最暗淡的一段時日，而其實三十期也是在極度無人的情況下才由施壯長奮力接下，我打手捉刀竊佔總編輯席，倉促成軍。今天綠杏已落難到怕出不了下一期的窘境，而不再是那種一位雄心萬丈，盛氣如虹的總編、社長，為兌現理想而揮汗努力的時代了。

●感謝您們，為了三十期的稿件努力收集資料、用心撰寫，以及每個標點、字句的補貼的朋友。